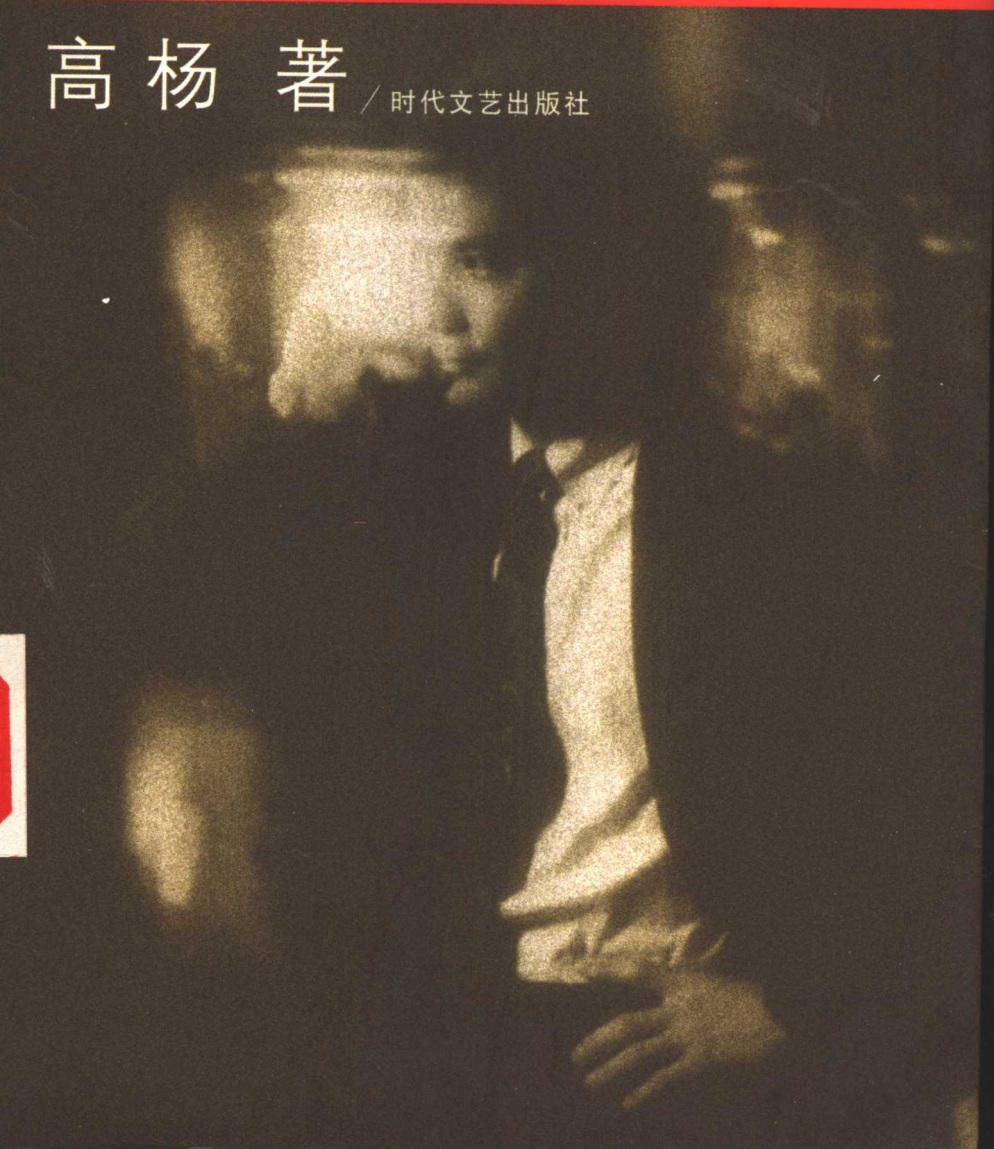


HONGCHENSHIJIE

红尘世界

高 杨 著 / 时代文艺出版社



I247.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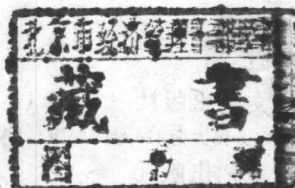
74586

164
HONGCHENSHIJIE

红尘世界

高杨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KAC93/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尘世界/高杨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6

ISBN 7-5387-1428-6

I. 红… II. 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9964 号

红尘世界

作 者：高 杨 著

责任编辑：刘德来

责任校对：文 欢

装帧设计：龙震海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长春市第五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390 千字

印 张：17

版 次：200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6 000 册

书 号：ISBN 7-5387-1428-6/I·1388

定 价：22.00 元

序

李武迅

从乡下写作归来，我渐渐地对这个城市陌生了，住在鸟笼一般的单元房里，连远眺的目光也被高楼折成了一张弓，心更是飞不出去的。面对着灰蒙蒙的天上，那轮土黄色的炎热的日头，和这个即将变成一大堆水泥的，中国西部的古都，我多么热切地渴求：从阳台下边那茫茫的人海中，寻找到一点城市文学的生活积淀。

然而，长篇小说《红尘世界》，使我得到了满足。《红尘世界》，使我认识了当今这个热气腾腾的裂变时代，使我了解到了城市生活的一个窗口。《红尘世界》是女青年高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高杨我不认识，也从未谋过面，但从她的个人简历中得知，我和她几乎是同龄人，是吉林省长春市的一个年轻的女作者。她当过地质部门的工人、绘图员、酒店文秘。我可以预见：她不是一般平凡的女子，她会折腾，会闯荡，也任性而清高。她的生活道路肯定是坎坷的，但又充满了乐趣和多姿多彩。说实话，我崇敬这种事业型的坚强女性。特别是在当今这个传统观念和商品意识发生惊世触目的裂变的现实生活中，高杨这个女青年，作为城市生活里的知识女性，能够固执而倔强地献身于处在低潮中的不值钱的文学事业，这足以让我们这些国家级作家，感到欣慰和震惊。也足以让我们乐意推荐，乐意为之喝彩。

诚然，从女青年高杨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文学并没有被人类遗忘。看到了中国文学的希望。我说：“文学，并不是他妈的一文不值。鲁迅先生当年弃医从文，也并不是走错了路。社会需要

文学，人类需要文学。”我是通过我的好友于炳江先生见到《红尘世界》的，他在一个炎热的正午，推开我的门，引进来一个陌生的朋友。这人姓田，看得出是个健谈而诚实的好人。他刚坐下，就急忙从他手里拿着的黑塑料皮包里，掏出来已经打印好的一厚沓子书稿，认真而小心地放在我的桌上，然后谦恭地笑着说，让我为这部书稿写个序。说实话，我的百万字的长篇小说正在付印，我的散文集正在校订，出版社还催着要我的长篇新作。我不是推诿，实在是太忙。但是，一看《红尘世界》是作者的处女作，作者又是一个爱折腾的同龄人，我便欣然地答应了。

说真的，厚厚的40万字的书稿，我没有时间细读，只能走马观花似的翻一下其中的章节。由于作者急于出书，我只好赤膊上阵了。这些年，为人作序，似乎是文思枯竭了，正如一个作家朋友说的，当你写不出小说时，你就去给人写序，或者做一个批评家，这才是最好不过的职业。我先后为上十部书稿写过序，但大都是青年作者的处女作。人家成名了，自然就不找你了。《红尘世界》写的是“双凤大酒店”总经理郭健在改革大潮中，如何办好企业，如何处理爱情与友情，事业与家庭当今这最引人关注的活生生的复杂故事。作者以现实主义的白描手法，以适应现代读者心理的时新创作风格，反映了商品大潮中，最热点最现实的问题。以文学的形式，塑造和描写了时代弄潮儿郭健的人生观，同时又写了现代都市女性的人生观。

作者最难能可贵的是把文学的笔锋插入时代的脉搏。她把握住了文学的“主旋律”。在这一点上，比起文学界许多小有名气的作家，力求商品效应，写什么风花雪月，鸳鸯蝴蝶的言情小说要强出许多，又比起一些作家写什么红墙文学，编撰历史故事，杜撰离奇小说之类，又是本质的区别。如果一部文学作品，不去反映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去表达那个时代的心声，无论批评

家把它捧得多高，也只能是昙花一现，也只能是过眼烟云，说穿了也只能是批评家的乏味和悲哀。相反，哪怕是一部尚不成熟的作品，只要作者描写的是与人们生活，命运息息相关的社会现实，也是值得鼓励的。

《红尘世界》就属于这种作品，它的主题是鲜明的。它反映了改革者的形象。作者在写法上不去描写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而是从“双凤大酒店”这个侧面着笔，以点透面来揭示改革，反映现实，作者在表现形式上像行云流水似的，如同一位江南说书人一样，娓娓地给你讲叙着一个平凡的故事。没有哗众取宠，没有矫揉造作，平淡中见波痕，无奇中显有声。读《红尘世界》，你绝对没有冗枯，忧闷之感，也不会感到死寂与混沌，你会觉得一股现代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你的观念，你的心，包括你的年龄，也将会变得稚嫩而年轻。你像沐浴了一缕清风，品了一杯清茶，看见了一条清澈的小溪，这便是作品的强烈的时代气息和内在的感召力。作者有着最真实的生活体验，有着崇高的审美意识，所以她的作品才充满美感，她用美好的心灵，去观察生活，研究生活，写生活，贴近生活，这又是创作上的一个收获。实在值得文学界关注。

《红尘世界》写的是一个酒店里的故事，确切地说，写的是书中几个人物的爱情故事，所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选材，是近几年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早都写烂了的题材，如果非要涉足这个领域，是不会产生什么别具风格的作品。加之作者又是第一次写作长篇小说的业余作者，要写好这个题材是有很难度的。可是，我看中的《红尘世界》，是它不同于一般都市爱情生活的缘故。它所揭示的爱情，根本没有什么柔情似水，没有什么缠缠绵绵，更没有什么偷风窃月，红杏出墙等等。作者尽量回避直白的爱情描写，尽量避开海誓山盟和左顾右盼，她把爱情设置在人

物内心，在幕后处理，以写心态和气氛为主，力求作品纯洁而富于美感。

郭健喜欢杜宁，而杜宁也钟爱郭健，但两个人没有一次私约，没有一次书信来往，这样把这种用东方伦理观念衡量认为本不该发生的爱，就处理得比较隐蔽。把这种异性之间的本能的爱，限制在不能跨越雷池半步，使作品的主流覆盖了支流，使人感到了作品的纯洁和高尚。作为一部现代都市生活的小说《红尘世界》实质上是作者希望每个人在烟尘弥漫的人生海洋里去感悟各自对生活，对事业，对爱情的真诚和热切的企望。

近几年，城市文学的好作品不多，《红尘世界》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园地里的一株新苗。我仍然认为，这部稚嫩的作品尽管达不到多么高的艺术境界，但她毕竟是一缕清风，会给文坛添点风光，不能不说，这是中国文坛的一种喜悦。

《红尘世界》在人物塑造上，也是较成功的。郭健年轻有为，成了时代的弄潮儿，他的闪光的一面，是作为改革者的总经理，在改革大潮中，实现他的理想，这是当代年轻人的主导意识。他又是才貌双全，血气方刚，有血有肉的作为生物的一个英年男人，面对自己部下那些浑身充满青春气息，年轻而漂亮的女雇员，又难免在他的心灵深处产生出一种对异性的爱慕。这样，感情上的矛盾，精神上的徬徨，家庭、婚姻、友谊的复杂关系，并不比改革简单而容易理顺。无疑，故事的戏剧冲突就在郭健身上展开了。这看来只是郭健一个人的生活，实际上是当今改革者普遍存在的矛盾。另外，像杜宁、张琼、苗莉莉等等这些不同性格，不同身世，不同观念的女性，面对当今改革的大潮，各人的人生观也都无遗的暴露出来了……

总之，《红尘世界》是一部较成功的作品，当然，我们不能用衡量作家的尺度去品评作者的功力，我们不是看到火炬能照到

多远，关键是要看作者举起火炬的精神。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出版《红尘世界》的时代文艺出版社是有伯乐眼光的。也许，多年以后，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坛上将产生一位颇有才华的作家。写完序，古城已灯火阑珊。在这万家灯火辉煌之夜，我倚阳台远眺，似乎看见了祖国文学园地的万家灯火中，有一颗刚刚升起的明亮的小星星在闪烁，在跳跃。这颗小星星正是东北女青年高杨！于是，我笑了，我真诚而热切的祝贺《红尘世界》出版，同时，我更真诚，更热切地祝贺高杨走向读者！

1999年7月10日夜于陕西作家协会大院。



新年伊始，郭健就有这样的预感：他的仕途生涯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现在，副局长钟运来的突然召见会不会应验了他的预感？

沉闷地坐在“213”吉普车里的郭健斜靠在椅背上，一副深邃的目光，茫然地注视着车窗外那虽已充溢着乍暖还寒的初春气息，但仍然显得荒凉的景色想着心事。

吉普车沿着高速公路飞驰了近一个小时就进入了市区。一条宽阔整洁的街道，用五颜六色的广告招牌组成的彩色图案的商店，摆满了琳琅满目的食品……从车窗前闪掠之后，拐进了局机关的院子里。车一停住，郭健就从里面钻出来，大步流星地朝办公大楼里走去。来到三楼，叩响了副局长钟运来的办公室。

“请进。”屋里很快就传出了钟运来客气的声音。

郭健小心翼翼地把门推开了。

正在埋头处理公务的钟运来一看推门进来的是郭健，脸上立刻绽开了惊喜亲切的笑容：“哟，郭健，这么快就来了！快坐快坐。”

钟运来四十五六岁了，他个头儿很高，腰板十分挺直，面色呈现着健康的红润，身体早在很多年以前就开始“发福”了。年轻时曾是一头乌黑发亮的浓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明显有了几缕银灰。这一切都显示了他的身份、内涵、地位的尊贵与骄傲。一种非凡的气度和风范也无法掩饰地从中显露出来，令人一望便会肃然起敬。

“钟局长，”郭健在沙发上一坐下就单刀直入地问，“这么急着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吗？”

钟运来的脸色陡然变得庄重深沉起来，他点着一支烟，思忖

着缓缓地吸了一会儿，才盯着郭健问：

“‘双凤大酒店’的总经理曹刚出事了，你知道吗？”

郭健怵然一惊：“出什么事了？”

钟运来蹙紧眉头一字一板地说：“有人以确凿的证据举报他在酒店当经理期间贪污公款十万元。就在大前天，他已经被检察院逮捕了。”

“这能是真的吗？”郭健不相信地问，脸上现出惊讶之色。

“我骗你干什么？”钟运来猛吸了几口烟说，“就因为这个才这么着急忙慌地把你给叫回来的。”

郭健一听，脸上又立刻掠起一层怔色。

钟运来目光沉深地注视着郭健说：“‘双凤大酒店’开业五年一直都亏损。没想到现在曹刚又落了这么个下场。今年几个局长的分工有了变动，酒店由我来管了。在不久前的职代会上讨论酒店的问题时，大家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不再搞下去了，二是要搞就让个人承包经营。可是局里经过再三考虑最后还是决定由咱们自己再试着干两年。这主要还是考虑到野外的一些女职工的安置问题。女职工长年呆在野外总是很辛苦的，局里对她们的特殊情况不能不考虑。”

钟运来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住了，他一边吸着烟，一边默然着，郭健禁不住向他投去了询问和期待的目光，希望他能尽快把下面的话说出来。

钟运来在烟灰缸里把烟蒂掐灭了，抬起头看了看郭健，又接着说：“本来，要是这次曹刚不出事，是准备让你当专职局长助理的，这件事已经在党委会上讨论通过了。可他这一出事，局里又不得不改变主意了。因为曹刚的位置需要合适的人尽快去顶替。说实在的，想去那里的人倒是有几个，可是哪个我都觉得不如你合适。”

钟运来那诚恳而信任的神情和这番言辞恳切的话，使郭健的

心剧烈地动荡起来。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真是令他感到措手不及。

钟运来从他震惊不已的神情上似乎看出了什么，他笑了笑说：“事情是发生得有点太突然了。实话告诉你吧，让你去酒店当经理主要还是我的意思。因为我很了解你。当然，酒店经理是绝对没有局长助理有诱惑力的。可我认为，你还年轻，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应该在实践中更好地锻炼一下自己的综合能力和应变能力。郭健，我一点也不想勉强你，我会给你时间让你慎重考虑的，这也是必须走的正常程序。”

心里七上八下的郭健，大脑也陷入了一片茫然的真空之中。他从来没有面临过这样的选择，他无法马上回答这位对他既信任又关爱有加的副局长。沉思了片刻，他抬起一双忧郁、困惑的眼睛望着钟运来，说：

“钟局长，这件事我真得需要点时间好好考虑考虑。”

钟运来表示理解地点点头：“好，你什么时候考虑好了，就什么时候来找我。”



郭健从钟运来的办公室里出来后，天色已经开始暗下来了，空气里也有了浓重的凉意，阵阵冷风一拂上面颊，就让郭健禁不住浑身哆嗦了一下，昏昏沉沉的大脑里也立刻清醒了许多。尽管他没有明确回答钟运来是到机关当局长助理，还是去酒店走马上任，可这会儿，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鬼使神差地推动着他到“双凤大酒店”去走走，看看，探探情况。

郭健走在通往酒店的人行道上，想着刚刚发生的一切，总觉得像做梦似的。两个多小时以前他还满身泥浆地顶着凛冽的北风站在钻台上处理“卡钻”事故，转眼间又是让他选择局长助理，

又是让他选择酒店经理，这么突如其来的变化令他这个一向自信果断的人竟然有了一种不知何去何从的茫然。

“双凤大酒店”是一个集住宿、餐饮、娱乐为一体的“二星”级酒店，它是顺应时代潮流，走向市场经济，寻找新的人生起点的产物。一晃，它已经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风风雨雨走过了五个年头。

一站地的路程很快就被郭健甩在身后了，当“双凤大酒店”那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一闯入他的视线，他禁不住停下脚步凝神注视起来。过了半晌他才朝大门洞开、两侧各站一名身穿红旗袍的礼仪小姐的大厅里走去。不知那两位礼仪小姐正在谈论着什么有趣的事，都在“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直到郭健从她们身边走过去了，她们也像没看见似的，更谈不上说一句服务行业规范的礼貌用语了。

郭健是皱着眉头走进大厅的。大厅里冷冷清清，总服务台的值台小姐正手持化妆盒对镜抹口红，“吧区”里坐着三位喝茶聊天的人，大理石铺就的地面上落有不少灰尘和过往行人留下的各种形状的脚步印。四周的墙上呈现着久不擦拭的灰暗。

郭健正在东张西望，左瞧右看，背后就传来了一个嗓音很有磁性的声音：“这不是郭健吗？”

郭健回头一看，“唔”了一声：“是胡延平呀！”

胡延平年约二十八九岁，白净的脸上因为多了一副近视眼镜而显得书生气十足。这时，他看了看郭健又问：

“啥时候回来的？”

“刚回来一会儿。”

“怎么到这儿来了？”

“随……随便看看。”郭健支吾道。他觉得还不是告诉他“实情”的时候。

“来，坐一会儿。”胡延平指指不远处的沙发道。

郭健和胡延平并肩在沙发上坐下来，郭健低头沉默了一会儿问：“现在酒店怎么样？”

“不咋样。”胡延平拧着眉心说，“管理不行，服务质量不行，设备也都快要老掉牙了，发工资也成问题。从春节到现在基本上是半停业的状态了。谁来搞也不行啊！这不，前几天曹刚又被抓起来了，人心就更散了。谁也不知道这个酒店的前途在哪儿？有门路的人都走了。酒店从正式营业那天起就跟局里脱钩了。看着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感觉自己就像没有娘的孩子似的。在这鬼地方呆着真没劲，我要是能找到合适的地方，我也马上就走！一天都不想在这儿多呆！”

郭健听着胡延平这些发自内心的牢骚话，面色也变得凝重起来，少顷，他又问：“曹刚出事以后，谁管这个酒店呢？”

“暂时由我管。”胡延平突然显得很烦躁地说，“刚开始，钟运来是想让肖明来干，可人家已经在外面找好地方了，人家就是想走。没办法了，钟运来才劝我干。说句老实话，我一点也不想干！我真希望快点有人来把这个差事接过去。”

听了胡延平的话，郭健心里又涌起了一种难言的感觉，难言的滋味。

正在这时，从外面相继走进来七八个男男女女，他们个个衣着不整，头发蓬乱，面色疲惫，这几个人很快就在一个拐弯处消失了。

“这帮人都是‘桑拿’的。”胡延平向郭健介绍说，“昨天晚上‘桑拿’又被公安局搜查了。把里面所有的人都抓走了。我听肖明说，那里面那些小姐要看表面，一个个都光光溜溜的。可是一让她们脱了衣服，只穿个三角裤头，戴个胸罩脸冲墙站着，那身上全都是大红点子，可吓人了。”

“‘桑拿’谁开呢？”郭健问。

“外面的人。”胡延平说，“我看这家伙够呛能干下去了。干

这玩艺儿没有黑道上的背景可不行。公安局的一整就来查封他们，还往死里罚钱，这次肯定又没少罚他们。”

胡延平说到这里，从通向餐厅的圆形门里走出来一男一女，两个身穿蓝大褂的人。男的年约五十左右，女的比男的略小三四岁。他们一出来就被郭健认出来了，他不经意地嘀咕了一句：

“那不是金昌海和罗桂香吗？”说完，又急忙站起来迎了上去。

金昌海和罗桂香只顾埋头往前走，直到郭健连叫了几声：“老金。”这两个人才把头抬起来，一看是郭健，脸上又同时露出了惊喜之色。

“郭健，”金昌海道，“好长时间见不着你了。”

“井队太忙了，哪有时间总往回跑。”郭健问，“你们干什么来了？”

“给餐厅送海鲜。”金昌海道，“我经常往这里送海鲜。唉！曹刚这一出事，这个酒店恐怕就要彻底灭火了。这里的服务质量真是不行。前几天，我领几个人来吃饭，等了半天菜也上不来。有时想再要点什么，叫了半天也不来个人。吃完了饭往外走的时候，那些服务小姐光是傻呵呵地看着你，连一句话都没有。你说就这样的服务质量能拢住客吗？”

“你瞎操什么心？”罗桂香不耐烦地说，“你又不是领导。”

“嫂子，”郭健正色道，“你这话就不对了，恐怕就是因为不少人都像你这么想，所以这个酒店才一直搞不起来。”

“你嫂子是普通老百姓，觉悟也就这么高。”罗桂香冷冷地看了郭健一眼，气愤地说，“这个破酒店开它干啥？钱不好挣，学坏可倒挺容易。我看这破地方就是个大淫窝，大赌窝，啥样的人到了这里都学不出好来！”

罗桂香的“实话实说”，弄得金昌海似乎有点“挂”不住脸了，他担心她说出更让他下不来台的话，急忙推了推她说：“走

吧，走吧，车在外面等着呢！”说完，又转向郭健和胡延平道：“我还要给另一家酒店送海鲜去，就不多陪你们了。”

金昌海拉着罗桂香匆匆忙忙地走了，两个人一走出大门，就上了一辆小“半截子”。

“罗桂香最烦这个酒店了。”胡延平笑着对郭健说，“老金没事儿就爱到‘桑拿’去，罗桂香为这个总跟他生气，跟他吵架。前几次‘桑拿’被搜查这老家伙都被公安局逮去了。昨天晚上不知道他因为什么没来，这算捡着了。”

郭健目光很惶然地望着胡延平，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



郭健和胡延平在客厅里吃完了饭出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这会儿，自然给予这座城市的是一片更加广寒的夜空。清爽的空气里透着清爽而浓烈的初春气息，天上的一弯新月仿佛只朝郭健一个人在微笑，可是，这微笑的月亮并没有令他心旷神怡，反倒让他有了一种愈发茫然的失落感。这使他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朝家里走去。

郭健一回到家里，他的儿子磊磊就欢叫着跑过去抱住了他的大腿，仰起脸，眨动着一双机灵有神的大眼睛，高兴地说：“爸爸，你回来啦！”

“回来了。”郭健亲昵地把儿子揽在怀里。

“爸爸，今天我们学校期中考试了。”磊磊又仰起脸，表情天真地望着郭健说。

“是吗？”郭健俯下身去问，“考得咋样？能不能得双百？”

“没问题。”磊磊把小胸脯一挺，信心十足地回答道，“不过爸爸，你可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事。”

“没忘。”郭健拍拍儿子稚嫩的脸蛋儿说，“得了‘双百’，就给你买个变形金刚，对不对？”

“爸爸真好！”磊磊拍手欢叫一声，又一把搂住郭健的脖子，在他脸上“叭”地亲了一下，然后又趴在他的耳朵上神秘地低声说：“爸爸，我妈妈当小丑了，不信你去看！”

郭健牵着儿子的手，来到了他和苗莉莉的房间，推开虚掩的房门一看，苗莉莉果真坐在梳妆台前，脸上涂抹了厚厚的一层白色面膜，只露出鼻子，眼睛和嘴。尽管郭健对此已有所提防，可当他真的见到了苗莉莉这副尊容，还是被她吓得头皮紧缩了一下，少顷，他来到苗莉莉身后，调侃地问：

“你这是要拍恐怖片呢？还是想吓死谁呀？不怪儿子要说你是小丑。”

“你懂啥？！这叫先丑后美。”苗莉莉回过头去问，“你不是说井队忙吗？”

“回来办点事。”郭健在床上坐下了。

“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回来？”苗莉莉有点不满地问。开始大块大块地往下揭吸干了水分的面膜。

“太忙，忙啊。”郭健心不在焉地搪塞道。

“吃没吃饭？”苗莉莉问。

“吃了。”郭健道，“在酒店吃的。”

“你怎么还到酒店去了？”苗莉莉故作惊讶地问，“不是找小姐去啦？”

“找什么小姐。”郭健烦躁地抢白了一句。这使苗莉莉望着他的眼睛里渐渐地显出了疑惑。

已过而立之年的苗莉莉，靠在部队当军医的哥哥嫂子传授给她的养颜秘诀，加上她自己在养颜上又肯下功夫，所以她总是能牢牢的抓住青春的“尾巴”。三十多岁了，可看上去还像个姣容可人的小甜妹子。

不少人都赞扬她是一把过日子的能手，她一向把操持家务视为一种乐趣，家里的一切总是被她拂拭得清爽、舒适、鲜亮无

尘、井井有条。饭菜总是做得那么味美可口。她用她的聪明伶俐和不同凡响的光辉把这套两室一厅的“宫殿”映射得温馨四溢，情调十足。

今天，郭健要是能提前打个电话回来，她一定又会和往常一样，准备好一桌子五颜六色的菜，等着他归来。

苗莉莉用湿毛巾拭去了残留在脸上的最后一块面膜，起身又来到厅里开始擦拭“橡皮树”叶子上的灰尘。她总是闲不住，一回到家里就忙忙碌碌，眼里总是有活。

郭健点着一支烟，默默地来到了阳台上，一边纵目观览着这座城市的夜景，一边沉入到思索中去了。

他生长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城里，大学毕业时，他本可以通过有门路的亲属留在家乡的省城，但命运和机缘，更确切地说，是苗莉莉将他留在了这座塞外北国的城市。转眼间，十多个年轮从他身上滚过去了，他把自己最美好的韶光年华献给了这片土地，现在又将从这里走向他生命的另一个转折期。

局长助理和酒店经理对他来说都有着同等的诱惑力。能荣登局长助理的宝座，是自己人生价值的更高体现。问题诸多的酒店具有挑战性，是充分施展才能的理想天地。要是真能把它搞好了，对他的仕途生涯无疑是更为有利的。

郭健正入神地想着，背后突然响起了苗莉莉故意发出来的一阵咳嗽声。他回头一看，只见苗莉莉正微微偏着脸，笑咪咪地瞅着他。

“孩子睡了？”郭健扔掉手里的烟头，从恍惚迷离的思绪中醒过神来问。

“睡了。”苗莉莉一双水汪汪的、满是温情的大眼睛里突然又盛满了燃烧的欲望，她一下子扑过去，紧紧地搂住郭健的腰，仰起一张光鲜的脸，动情地盯着他问：“你一个人在这里想啥呢？”

“想你呢。”郭健嗅着她头上熟悉的发香说。